

余奉仙遺著

醫方經驗彙編

張夢原

乙未夏月

內容提要

本書著者。在遜清先宣間。有盛名於淮東。鼎革後。年已五十餘。其術益進。於經方時方。多所折衷。晚年始寫成此稿。首述四診之要。舉例若干條。次述隱弊、用藥、及盡性、諸篇。次述真中、類中、肝風、產後風等、各種風病。次述風寒及雨感之辨治。次述時氣及溫疫之辨治。次述異型疫證之辨治。全書計分四十一章。列論辨及方案二一一條。均爲臨床實驗之作。簡明切要。當此政府重視中醫學之時。此書於中醫本位。頗有可採也。

父師奉仙公遺影

(此影為六十八歲時所攝)



題句

知子莫若父	父影今兒題	人說三世醫	驗案三一存	父年享八旬	兒仰庄严相	寒梅鉄骨根	愧兒欲報恩
知父莫若子	空伤陟謁岬	父難在承啓	詩章十九瓊	此影早一紀	猶似趨庭鯉	南枝風雪裏	如是而已矣

乙未端節前二日

次男無言敬題

無聊齋詩集中之眞跡

時雨五律

多稼逢甘雨。雲霓慰所思。淅然興百穀。幸不害三時。笠荷將畊野。梅迎喜濯枝。林蟬琴帶濕。秧馬鼓催馳。草木需如化。倉廩積有期。公田復且漚。履載慶無私。

新秋五律

一味涼風至。鳴蟬傍綺樓。梧桐新落葉。枕簟已知秋。荷樹香猶送。槐庭蔭倍稠。詩懷京菽句。歌盞采蓮舟。碧筒思傳遍。花瓜刻欲周。凭欄瞻曠處。山色漾波流。

題楊孝達君蘆雁江天障霧

驟雨斜風幾次過。遠征志趣宜銷磨。而今寄託蘆灘裏。却為江天障霧多。

窺園七律

徹却名場與利場。惜芳猶覺素心忙。家園兒樹橙初綠。籬落三秋菊正黃。渥水水痕沾袖濕。流花天氣襲衣香。歇來又是詩催。箇幸有清罇助我儻。

醫方經驗彙編序

或有問於凌子者曰。醫可爲耶。抑不可爲耶。予曰。醫可爲。而不可爲也。何哉。蓋智者可爲。而愚者不可爲。仁者可爲。而暴者不可爲。勇者可爲。而怯者不可爲。請申言之。孟子曰。「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惟智者讀普賢書。得父師教。聞一以知十。舉隅以反三。而愚者刻舟以求劍。則不能也。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人心也。醫、仁術也。以仁心行仁術則可。而暴者挾術以利己。則不能也。歐諺有曰。「醫者、須有鷺之眼。獅子之胆」。大症當前。斷爲何病。卽用何藥。不使青龍潛於淵。白虎藏於窟。自能藥到病除。而怯者描頭以畫角。則不能也。予以此三者之於醫中人。吾奉仙夫子有之矣。

奉仙夫子。淮東名醫家也。清末民初時。與淮安張子平。與化邑海仙。鼎立而三。然吾聞其名。而未見其人。當予弱冠時。亦卽以醫問世。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夏月。因事會至阜寧之益林東溝等地。小作勾留。時夫子之名。遐邇皆知。其所居鄉。曰甘溪溝。離益林鎮較近。予有訪之之意。聞道有先後。師之可也。學術無止境。友之可也。詎因作客時間短暫。而瞻韓未遂。可謂失之交臂矣。是年秋隨先嚴濟羣公來滬。卽以是爲第二故鄉。民國以後。外患頻仍。年復一年。而抗戰矣。而淪陷矣。而勝利矣。而解放矣。予以醫人之資格。亦卽隨大時代之輪。而參加衛工協會矣。不意於一九五〇年。在濟濟一堂之小組會中。得識余君無言。蓋余君與予。同業醫於滬。聞其於前中醫教育。多所供獻。

於現中醫著作。多所發揮。抵掌傾談間。互詢里居。始知其籍隸阜寧。而奉仙夫子。卽爲其尊人也。並知夫子於抗戰後二年。已歸道山。卒年八十。不禁悵然久之。然此五年之中。予與無言之友誼則更篤。蓋其於改進中醫。在編教方面。三十餘年來如一日。至可佩也。

近者無言告予。擬出版其尊人之遺著。予以無言之著作頗多。已陸續出版問世。而夫子之遺著。則反在後。疑而問之。無言慨然而告予曰。「此固予之過。而又非予之過也。蓋在舊政權時。一貫聽取余雲岫等之調言。其靈素商兌也。中醫不能列入學校系統案也。余氏論醫集也。不但不重視中醫。且逐步摧殘。故無論在抗戰前。或勝利後。皆無法出版。此其一。先君之稿。其中有部份理論及見解。似乎不近科學。然而源出內經。在當時內經一書。己不爲人所重視。以爲太近渺茫。即使此稿能勉爲出版。亦不爲人所重視。故有所顧慮。况抗戰及勝利前後。非窮措大所能爲力也。此其二。今人民政府。逐步重視中醫學矣。一切以實際之療法。能結合於理論爲依歸。故予敢鼓勇爲先君梓行也」。予聞其言。而亦爲黯然者久之。

近兩月來。予索閱夫子之原稿。不禁使予拍案三歎曰。奉仙夫子之遺稿。固有可傳者三。觀其病家隱弊、及盡性篇、諸案。察及幽隱。曲盡人情。達其生機。顧全天性。非聰明特達之智者。能如是乎。觀其各篇之中。處處顧及平民之經濟。以石羔代犀羚。以草藥代貴品。隨處可見。方如肘後。效過千金。非宅心忠厚之仁者。能如是乎。觀其諸醫束手。命在呼吸之間者。而夫子處以重劑。起其死而回其生。尤其於疫病諸條。確有獨到之處。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非胆大心細之勇者。能如是乎。夫

子備此三者。故其全稿所列之案。皆坦白率直。尤以葡萄疫諸案。尤可寶貴。其初治雖失。然皆他人所不治之證。而後經研究有得。而治之亦即得矣。顧亭林先生不云乎。「古之庸醫。能殺人。亦能救人。今之庸醫。不能殺人。亦不能救人。其用藥也。使人在於不死不活之間。而終至於死」。此亭林氏慨乎言之也。即以亭林先生之言之。則奉仙夫子之治。是乃古之庸醫。而爲吾人所可敬者也。若不以亭林先生之言之。則奉仙夫子之治。卽爲今之庸醫之百世師。亦無不可也。因樂而爲之序。一九五五年卽農曆乙未年孟夏月

古歛凌養吾序於海上時年六十有八

諭子無言書代序

按、此稿先君無自序、今檢得遺訓、內有言及此稿者、用以代序可也

吾昔有詩句。汝識之乎。「虛心竹有低頭葉。傲骨梅無仰面花」。此兩語、亦卽吾之座右銘。吾自信、處己及學問之道。勉能守着第一句。立身於窮困之時。勉能守着第二句。汝頻年羈旅江南。當此之時（指國難）、頗知守身之旨。我心大慰。所謂「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汝知恥矣。卽近乎勇也。勉之勉之。

家鄉自徐福子孫來後。（指敵寇）、鎮上多有駐者。偶爾一來鄉間。然而苦矣。加之土匪猖獗。不能安枕。特將我之醫稿。寄交汝手。爲我保存。雖不足傳世。傳家可也。汝前函曾云。「將來有機會。

圖爲付梓」。然以汝之清貧。談何容易。此不能勉強之事。暫時置之可耳。汝今雖無此力。而能有此想。我心亦稍慰也。

我之胃病。先後幾二十年。瀕死者數。幸天假之年。今已七十有九歲。尙復何求。惟臥榻之旁有人。（指敵寇）、柳下之弟不遠。（柳下惠之弟、曰盜跖、此指土匪）、不圖老境復處憂患。此時我生死已置之度外。惟有一事囑汝。汝其毋忽。卽將來汝力所能及。至出版吾書時。慎勿乞達官貴人作序。以污吾書。天下寧有達貴之人而知醫者乎。吾之書、能傳與不能傳。命也。不借達官貴人以傳之。如道中人序之則可。至要至要。

數年前。汝姊丈叔屏。（三姊丈陳氏宗藩）、將我經驗彙編稿。抄寫寄汝。轉醫界春秋月刊。（張贊臣主編）、迨逐期刊出後。其間尙有遺漏者。將來汝謀出版時。必須將月刊稿、與我原稿。詳細校對。庶可無誤。篇首理論數章。在現時科學進步。人或認爲迂腐者。似可刪節。至治療各章各案。不可短少一字。因我根本卽無意於著述。晚年始就記憶所及。稍稍書之。亦僅十分之二三已耳。（以下不關此書者。從略。）

廿七年七月十六日、諭兒書、於滌凡書屋、

醫方經驗彙編跋

此醫方經驗彙編。乃先君子奉仙公之遺稿也。往苒至今。已二十餘年。未能付諸梓人。今當政府重視中醫之時。始得出版問世。私心輒喜。然追念嚴親。又不禁悲從中來。蓋舊政權時。一貫摧殘中醫。故無法出版。誠如卷首訓子書所云。先君初無著述意。至晚年始稍稍記之。在行醫六十年之經驗中。其間必多所遺忘。誠屬十分之二三已耳。今舉數例以實之。

(一) 曾憶四十餘年前。在宣統初元。予當八九歲時。年歲荒歉。予鄉多數人家。已將榆葉、芋葉、蘿蔔英等。充作雜糧。混和於麥菽中。以養食之。而盱眙、泗陽、宿遷、漣水一帶。災荒尤甚。流亡載道。由該地士紳領導之。行過予鄉。分批而至。有四五百人一組者。有千餘人一組者。先由前導通知。則各家各戶。以大鍋煎粥。而與食之。流亡人之中。每每病疫。先後迭病。平均約佔百分之三十。先君以業醫故。特以大鍋熬藥。藥以斤計。權其分量。及病者人數。每人與以一碗。愈者愈矣。不愈者再服。無不愈者。其用藥以石膏大黃爲主。蓋仿余師愚法也。予時以用鍋煎藥。向所未見。故深入腦海以識之。

(二) 同里有顧鳳軒者。其妻年四十餘。於秋七月間。患生溫病。初延他醫診之。多日不解。傳爲陽明實症。兼之邪入心包。神糊譫語。迅至熱極發狂。起而亂走。自嚙其舌。破爛如血綿。此時始延先君診之。其夫泣曰。「伊病如此之重。兩子尙未受室。伊若一有不測。則我苦矣」。先君診其爲大實

大熱之症。乃決以大劑白虎，合大承氣，及瀉心法。兼服安宮牛黃丸。一劑而大便暢解黑垢。周身熱勢通汗。熱勢立滅。狂亦漸平。後再加減。連服三劑。病乃轉安。舌上以冰硼散，合米粉，各等分。研細敷之。旬日間，舌上亦逐漸痊愈。一時傳爲奇治。

(三)當予十四五歲時。曾記先君有一驚人之治。有童家營鎮。離子鄉三十餘里。拾來一病人求治。云是狂病。先君行至門外。見右側停一小木床。用布帶將病者四肢、緊縛於木床邊上。病者欲躍起而不能。破口大罵。人不敢近。先君稍一寧神。立即盛氣大罵諸人曰。「此人並非病人。汝等不知愛護。而反以布帶縛之。盜耶匪耶。速爲將縛解開也」。其家屬及拾來人云。「伊要打人。不可解也」。此時病者聞先君言。忽變安靜而不動。先君趨前慰之曰。「汝苦矣。起隨我來」。命立解其縛。先君以手扶掖入室。烟茗以享之。令少坐。出詢諸人。其起病之由何在。其家屬曰。「伊今年近四旬。而無子息。家道尙可。且爲私塾教師。以伯道爲憂。故遇事稍有拂逆。則更爲鬱悶。發狂至今。已二月餘矣」。

先君回至診室。因謂之曰。「看汝爲無病之人。或有不遂意事。而肝鬱不舒耳。試爲汝診之」。兩脈診畢。卽曰。「汝不但肝旺。而腎水亦虧耳。試問有幾位公子耶」。病者歎曰。「一子俱無。奈何」。先君曰。「一試伸汝手。再爲相之」。於兩手皆仔細審視。因告之曰。「是不難。依手紋看來。明年秋當可得子。我爲汝處一平肝火、補腎水之劑。腎氣足則有子矣」。乃爲之假處一方。恐其知藥性也。而陰以大劑胆南星、薑半夏、全瓜蒌、石菖蒲、遠志肉、生大黃等。一劑而嘔痰及瀉痰頗多。病者大

疲。而神識漸清。後再依原方加減。連服數帖、而愈。以上三治績。而稿中均無之。是記錄之有遺忘。可斷言矣。

再就本稿之目次言之。第一第二兩章。所論者爲診斷。三至五章。爲診斷與治療之配合。六至十二章。爲中風類中及諸癘之證治。十二至二十三章。爲傷風傷寒之證治。二十四至三十八章。爲時氣及瘟疫之證治。三十九至五十一章。爲諸種異型疫病之證治。總之、爲風癘風寒時氣瘟疫之證治。而其內科之各種雜證不與焉。再細閱原稿之第一頁第一行。於醫方經驗彙編六字下。有上卷兩字。考此稿由一至五十一章。前後細查。並未分卷。則知先君此稿。僅爲晚年所成之上卷。想以高年多病。欲成內科雜病之下卷、而未能也。從可知矣。今日者。僅傳此衣鉢之半。亦憾事也。

回憶抗戰以前。予執教鞭於中國醫學院時。卽有出版此稿意。以貧故。未能償願。迨抗戰以後。困於敵寇。生活至艱。不圖於廿八年春三月。先君爲敵寇及匪徒之侵凌。而以憂忿與世長辭矣。嗚乎痛哉。幸此稿於前一年（廿七年）寄滬。否則已與先君之無聊齋詩集、同化灰燼矣。至三十一年春季。敵寇更進佔上海舊租界。決將我中醫專校停辦。暫輟絃歌。卽醫生牌子。亦告拆除。不向僞政府立案、及登記。以示不屈於敵僞。亦卽先君「守身心慰、知恥近勇」之遺訓、有以成之也。迨勝利以後。強敵授首。滿擬恢復我醫校。出版先君遺稿。奈物價奔騰。兩者均成夢想。能無憾乎。直至解放以後。政府逐步重視中醫。不容國學沉淪。今始得出版與世相見。予之夙願已償。故始而喜也。然此書之刊行。先君子不及見。故又繼之以悲耳。所差堪慰先君於九泉者。卽能解知恥近勇之

說。亦能解守身爲大之旨。不獨此次先君之遺稿。未乞聞人作序。卽予之傷寒金匱兩新義、傳染病新論之濕溫、癩疹等篇、及混合外科總各論等作。皆能守先君之誠言。序吾書者。皆吾醫學同道中人。今此稿付梓。亦祇吾畏友凌子養吾、樂爲序之。先君有知。當必不以爲忤也。

然而或者曰。「吾子所編之書。不願言陰陽五行等空洞之理論。而尊人之書中。尙偶一言、陰陽盛復、司天在泉之理。當此科學昌明之時代。吾子何不去之。既不背乎時代之輪。而又合乎吾子之論。豈不美哉」。予曰。「是不可也。昔宋代大儒。如三蘇之文章。二程之理學。雖父子兄弟之間。其學術見解。間有不同。而着筆亦不無稍異。然而不相強者。其於文章理學之大道、則同也。况予志在改進。而先君子以時代關係。未之及也。故在昔時。予不能以予之知新。而強先君以知新。先君亦未嘗以其守舊。而亦強予以守舊也。先君之舊說。源出內經。當此國家正重視中國醫學之時。於內經學說。正圖發掘。其有無價值。留待將來之決定。先君之是非。卽內經之是非。予故不敢去之也」。或者聞予言。因笑而頷之曰。「吾子謂內經之學。在政府重視中醫學術下。留待發掘。此有必然之勢。卽此醫方經驗彙編。可以傳矣」。因併記其言。以附之跋尾。

公曆一九五五年孟夏月

江蘇阜寧擇明余無言誌於上海之愚齋。

醫方經驗彙編目錄

1 望聞問論(論一條 診三十七條)	一一五
2 切脈說(說一條)	五——七
3 用藥有多寡不同說(說一條 案二條)	七——一〇
4 病家隱弊說(說一條 案五條)	一〇——一七
5 盡性篇(說一條 案四條)	一七——二一
6 真中類中辨(說一條)	二一——二三
7 真中風(案七條)	二三——二八
8 類中風(案十三條)	二八——三四
9 破傷風說(說一條 案四條)	三四——三七
10 肝風辨(辨一條 案八條)	三七——四三
11 產後風辨(辨一條 案四條)	四三——四六
12 癩症辨(辨一條 案二條)	四六——四八
13 傷風傷寒辨(辨一條)	四八——四九
14 春傷風(案二條)	四九
15 夏傷風(案二條)	五〇——五一
16 秋傷風(案二條)	五一——五二
17 冬傷風(案二條)	五二
18 傷寒表證(案二條)	五二——五三
19 傷寒裏證(案二條)	五三——五四
20 傷寒半表半裏證(案二條)	五四——五五
21 傷寒兼證(案二條)	五五——五六
22 風寒兩感證(案二條)	五六
23 風寒兩感辨(辨一條)	五六
24 時氣瘟疫辨(辨一條)	五七——五八
25 論春溫(論一條 案二條)	五九——六〇
26 論風濕(論一條 案二條)	六〇
27 論濕熱(論一條 案二條)	六一——六二
28 論暑濕(附中喝 論一條 案六條)	六二——六六

29 論濕溫(論一條 案二條)	六六一—六七
30 論秋燥(論一條 案二條)	六七—六八
31 論冬溫(論一條 案二條)	六八—七〇
32 論瘟疫(論一條 案二條)	七〇—七一
33 論疫癘(論一條 案二條)	七一—七十二
34 論寒疫痧霍(論一條 案二條)	七十二—七四
35 論疫疹(論一條 案二條)	七四—七五
36 論疫癘(論一條 案二條)	七五—七八
37 論疫黃(論一條 案三條)	七八—七九
38 論疫痢(論一條 案二條)	七九—八一
39 論大頭瘟(論一條 案二條)	八一—八二
40 論爛喉疫(論一條 案二條)	八二—八五

41 論蝦蟆疫(論一條 案四條)	八五
42 論盧鶴疫(論一條 案二條)	八六
43 論羊毛疫(論一條 案二條)	八六—八九
44 論蝨刺瘟(論一條 案三條)	八九—九〇
45 論葡萄疫(論一條)	九〇—九一
46 續論葡萄疫(論一條 案四條)	九一—九四
47 論瓜瓟疫(論一條 案二條)	九四—九五
48 論天泡疫(附豌豆瘡 論一條 案二條)	九五—九六
49 論疔瘡瘟(附雷頭風 論一條 案二條)	九六—九八
50 論鼠疫(論一條 案二條)	九八—一〇一
51 論燥疫(論一條 案十條)	一〇一—一〇八

醫方經驗彙編

江蘇阜寧余奉仙滌凡氏遺著

受業許恕屏一字慕忠

陶景宏一字適庵學

次男擇明一字無言述

孫男慶鰲女蕙君

同校

望聞問論

昔孫思邈有言曰。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切脈。斯三者。誠非虛誕之論也。夫醫者意也。苟不能察音辨色。默會其意。則不可與言醫也。吾嘗語諸生曰。善醫者。目必善相。耳必善聽。目不及謂之瞽醫。耳不明謂之聾醫。或聞而問曰。相乃相人之休咎。聞乃聞人之聲音。而於死生疾苦之。有何涉焉。予曰。望聞之道。其理至微。昔邵子有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棲於目。而莊子又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目無神。不能得病者之神。耳無氣。未可察病者之氣。耳目無靈。縱曰醫。亦庸醫也。或又曰。望聞如此得力。而問切兩診。大可廢矣。予曰。非也。自來診法有四。首曰色診。次曰聽診。所以問切兩法。而置於望聞之下者。又有意焉。譬如天災流行



之年。或聲名素著之輩。每就診者。必百號或數十號不等。先後擁擠。絡繹不絕。甚至寢食無暇者。必具活潑之精神。明辨音色。夾有心無形之間。以補望聞所未及。而又以脈法合之。是否脈證相應。病焉度哉。若謂診號繁多。而竟憑之於脈。未免爲欺人之談。况脈理精微。一味以脈察病。候診者多。而不用事於望聞問者。必拘迂之輩。不獨不能多診。抑恐泥執陳言。而於病無起色。實意中事也。且諺有之云。道無術不行。如有心之問。問之於無形。乃術也。然醫者用術。實不已之爲耳。不善用術。必矛盾之士。何也。病家心性。多有不同。有稍明大體者。窺醫匆忙。冀病早痊。必先自述病情。其實以告。亦有一種愚夫愚婦。縱問亦不一答。專試醫家本領，苟不能於聲色之間。神而化之。加以有心之問。而用之於無形。病情奚由以得。吾所謂用術者。實不得已之爲。卽此義也。予勉承庭訓。迄今五十餘年。偏處淮東。爲射坡窮僻之所。識見不廣。琢磨有欠。凡遇就診者。每愧不才。惟盡其心力。以勤求病者之狀。不敢稍事荒唐。但於未診之先。必察病者是負來、掖來、車來、船來、抬來、或自走、及騎牲而來者。微窺病者之輕重。路途之遠近。以分緩急。按次診之。而於臨案之時。心手在乎此。耳目及於彼。此之藥方甫立。而彼之病情。似已得其半矣。然後參之以問。合之以脈。當場宣道病情。多可十中八九。其中機變。實有不可以言傳者矣。予茲以望聞歷有經驗者。略附於左。以博同志者參證云爾。

- 無甚病苦。曲背聳肩。低頭行走。而額頭過足尖者。其壽不及二載。如素有咳嗽者。泉路更速。
- 病者就診。行走如常。面色如舊。宛若好人者。肝胃氣病初起也。如無婉容者。腕已痛也。

- ① 面目溷沌。行走而來。微窺肢體懶重者。必濕困脾陽也。若氣息不靖。胸脘必滿。
- ② 面色微枯。似有青黯氣者。其實無之。必畜血也。
- ③ 面色枯萎。微黃而浮白。髮直者。必失血多也。
- ④ 病人面皮。如有紅縷繁多者。必酒客也。
- ⑤ 病人形色消瘦。身挺而不稍曲者。必脹病也。
- ⑥ 曲身較進。手下撫而腿縱步寬者。必疝痛也。腿不縱者。必少腹痛也。
- ⑦ 病人面容青黯。若無痛苦。目睛唇色。俱帶青氣者。必吐痰塊如陳豬料。或如紅秫糊形。此肝經失血也。多不治。
- ⑧ 病人髮直毛聳。形消骸瘠。呼吸氣虛。面色晄白。若有惡風形狀者。必多汗與遺精也。
- ⑨ 病者面色黃浮。唇口指甲。俱無血色。身體不甚懶重者。此非濕邪困脾。發生胃痛。卽飢飽勞役。或縱意嗜酒。致傷胃絡。而失血也。如無胃痛。必脾不統血。而使血過多也。
- ⑩ 少年咳嗽。吐如珠沫。面色晄白。而頰紅。季脇動跳者。是怯派也。
- ⑪ 童年骸瘠食少。時有乾熱。季脇洶洶跳動者。終難成丁。
- ⑫ 病者咳嗽。痰多氣短。喉間隱隱有聲。或嘔溢痰水。別無表證者。乃痰飲也。
- ⑬ 病者坐定。若無痛苦。惟覺格格欲墜者。是中宮氣分病也。
- ⑭ 病者手撫胸下。哼呼嘔吐。是寒滯蘊結。腑陽不通。大便閉塞之證也。